

玉渊杂谭

口眼歪斜的霍金：科学信仰的祭品

文·高博

中学走廊里挂着布鲁诺、伽利略和牛顿的头像。他们脸上的阴影深沉、平静、无视宗教审判和火堆。斯蒂芬·霍金挂在这个名人堂，会被先贤们侧目而视。但口眼歪斜的他是当代人需要的新偶像。一位科学喜剧演员。为什么是斯蒂芬·霍金，而不是理查德·道金斯成为在世的最有名的科学家？后者英俊、博学、易懂、总有论据。霍金正好相反：外形怪异、理论艰深、信口开河。但大家就是喜欢听霍金的电子声音胡扯，不会费心去听科学讲座。人们欢呼霍金驾到，问他愚蠢的问题，听他说“在另一个宇宙里你会和明星结婚”，就高声喝彩。好比狂欢节上，市民们给一位普通人戴上皇冠，装饰他是众人羡慕的一言九鼎的人物。人们会怜悯或者嘲笑一位渐冻人清洁工，或者渐冻人菜贩子，但不会让他客串热门电视剧。科学家遭此不幸才有卖点。大家脑袋里的辞典这么写：“科学家：控制一切、全知全能、超越众人的人。”戴着科学王冠的霍金和轮椅出场，电子合成器传出宇宙的宣告，他面无表情地接受所有正常人的欢呼。一出标准的喜剧。暴露权势阶级的猥琐最让人欢乐。两百年来来的启蒙颂歌，传扬了这么一位圣徒和掌控大权的英雄，实验室白大褂打开了他和污浊的俗众。他丢掉了尘世的乐趣，为求索真理在圣殿里沉思、施法。人们反复被教导要尊重

这位表情庄严纯洁的好人。但有时，被震憾和感动的俗众们偶尔觉出不对劲，就在圣殿外另立一个外形全然不搭的偶像，半认真半嘲弄地拜他，说：“了不起的科学家！再多讲点儿真理吧。”人民俯首纳税的科学家在圣殿里，人民放声作乐的科学家在圣殿外，就像谢尔顿和他的伙伴，笨拙、好色、自以为是的聪明人的可笑。而与机器合体的，订阅色情杂志的，喜欢用轮椅碾压首相脚趾头的霍金，是迄今最好的科学真人秀演员。人们讨厌完美，完美的角色只应该在悲剧里被撕碎。完全符合“科学家”形象的科学家也不遭待见，幸亏道金斯有几分不通世故，不然会更让人背过脸去。

那里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首诗比陆游的《梅花绝句》意境更加丰富。海子离世后，每年到了忌日，他也会在很多人心里复活，说成是“一树梅前一海子”也并不夸张。在王小波的忌日这天，除了两位中国诗人，我还会想起一个名满天下的西方诗人。他的剧作比诗歌更为家喻户晓，他的名字是莎士比亚。人们爱说“有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陆游、一千个海子、一千个王小波一样。这就是知名作家，以及畅销书作家的基本待遇，无人可以摆脱。在王小波的忌日这天，除了两位中国诗人，我还会想起一个名满天下的西方诗人。他的剧作比诗歌更为家喻户晓，他的名字是莎士比亚。人们爱说“有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陆游、一千个海子、一千个王小波一样。这就是知名作家，以及畅销书作家的基本待遇，无人可以摆脱。在王小波的忌日这天，除了两位中国诗人，我还会想起一个名满天下的西方诗人。他的剧作比诗歌更为家喻户晓，他的名字是莎士比亚。人们爱说“有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陆游、一千个海子、一千个王小波一样。这就是知名作家，以及畅销书作家的基本待遇，无人可以摆脱。

科学圣剧日夜上演；印刷机、光纤和液晶屏幕无成本地散发科学家的圣像；每一次发动机关轰鸣、手机嗡嗡，暗示又到了礼拜科学的时间。有圣像就要有丑角。人民追捧一个科学喜剧明星，大笑一场，就可以从无所在的说教和压力中暂时释放。可做喜剧明星的代价，是永远戴上一张歪斜的面具。霍金的优势是他自带面具。古代北欧，被严酷自然压迫的人们，祈祷神的照顾，规避神的惩罚。地位卑微的男女，谁自愿献祭给神，会受到同胞们像神一般的尊崇。献祭日，大家在欢乐中合力绞死或者砍杀这位享受尊荣的替代品，将尸体沉入沼泽。如今还能挖掘出那一张张安详的脸。



侯兴国摄

桂下漫笔

前不久，和家人去南京旅游，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南京之行。去的时机稍有些晚又或稍有些早，春花已谢、夏花未开，不过，六朝古都的风韵不因花开花谢而寂灭，清幽的鸡鸣寺，秀美的玄武湖，寺边、湖畔草色斑斑的古城墙，展示着城市深厚的文化地层。如果把南京城切一个横截面，比起古来世事流转，更清晰地还是近代中国的印迹。当我走进总统府，层累交叠的三重历史直奔到眼前。这个游客横动的空间，先是大清帝国两江总督衙门，又是太平天国最高统帅洪秀全的天王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偌大的院子里，一会儿是西式的建筑，遍览民国大佬手迹旧物；一会儿是古香古色的中式陈设，俨然清代封疆大吏的儒雅大堂；再转过一个弯，却又见“予一人乃圣乃神乃文乃武；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这样令人绝倒的打油联，还有西洋教义与广东口音夹杂的天王“纶音”。其实，又何必止总统府，游走在南京城里，偶遇的一个地名、一块石刻，均可见此三段历史之遗存。或曰，时间得到了空间呈现，南京，成了近代历史的三岔口。最有趣的是，今日同时陈于人眼前的三段历史，在自然时间上相承接，在政治立场上却为“敌国”。曾国藩是洪秀全口中的“妖”，洪秀全是曾国藩口中的“匪”，而在这里短暂驻留的孙中山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他手创的党至少口头上也一直自诩为太平天国的传人。1930年代，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发出文件，重申“洪杨事件为狭义之民族革命，自应加以承认”，把“粤贼”等蔑称列为新闻报道以及修订地方志书的“禁用词”；钱穆的《国史大纲》还因用了“洪杨之乱”的提法而差点引发一场禁书风波。但有趣的是，以孙中山的学生和门徒自诩的蒋介石，又亲自从《曾文正公全集》中辑录出《曾国藩剿捻实录》，作为培训党国高级将领的教材。于是，“时空穿梭”之外，又添“综合失调”之感。历史时光的流逝，好比一个手艺高超的大饼师傅，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悲壮弘阔的往事、悲天悯人情怀，都被他千揉万搓，成了一张千层饼。除非我们抱定实用主义的态度，不管三七二十一、囫圇吞枣吃将下去，否则，但凡揭开每一层看个究竟，就会发现“真”“假”这两个看似铁面无私的概念远不够用，相反，执着于真假甚或仅以真假判善恶的念头，反而会加剧历史认识的混乱，真把历史当作烙饼煎翻过来掉过去。去过美龄宫和雨花台后，我对此的感触愈发强烈了。美龄宫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据说司徒雷登曾誉之为“远东第一别墅”。当时，新生的国民政府收拾江山方罢，正进入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留洋归国的建筑英才汇聚南京，设计修筑了这座融合中西的官邸。在外观上，美龄宫采取传统大屋顶的样式，主体建筑是一座三层重檐山式官殿式建筑，顶覆绿色琉璃瓦，房檐的琉璃瓦上雕着1000多只凤凰。近观，整座建筑掩映于林木百花之中，与周遭景致融为一体，远远却又窥见穿透枝叶而出的屋角飞檐，令人顿生探幽览胜之兴。即便以今日水准观之，这也是一份值得击掌赞叹的建筑瑰宝，尤其是在奇奇怪怪的建筑屡屡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今天，更令人深思。这座美丽的建筑虽以“美龄”为名，实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林森等党国要人都曾在此居住，并非如坊间传说的“蒋公的礼物”。而且，蒋氏夫妇真正入住，也已是建成十几年后的事了。但即便如此，当我们来到这座三层建筑时，所能感到的仍是蒋宋这对昔日主人的痕迹，屋内陈列的史料图片，又刻画了伉俪情深、温馨模范之感，再想到前段时间被网友热传的航拍“项链图”，更为这座大厦及其主人增添了几分玫瑰色的浪漫。游罢美龄宫，又到雨花台。那天空气不错，此地绿化又好，天蓝草碧，繁花盛开，时值傍晚，游人已不多，十分惬意。正好听到广播自动播放的景点介绍。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当能想见广播里蒋介石的形象，无须我赘述。历史可以轻松地当画片翻看，要算细账却是不易，号称孙中山学生和门徒的人，却对被老师视为民族叛徒的曾国藩敬佩不已，手不释卷，美龄宫里英姿勃发的儒雅将军，却在雨花台用革命青年的血，盖上了自己狰狞的手印。古人有“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的名言。其实，历史叙述又何尝不是如此，越是晚出的说法不但越在表层，而且经常把前说拍死在话语的沙滩之上。这也是我所说的“综合失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学家顾颉刚曾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近代史学史上一个颇具颠覆意义的命题：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大意是说，历史越往古，被附会叠加的东西越多，一层一层刷油漆，最后成了今天人们所听到看到的。相较于古史，近代中国的变化又要剧烈得多，尤其是权力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纵用“光怪陆离”四字形容，也不为过。物理意义上的南京当然是砖石土木垒成的，但当我们把南京从文化上剖开一个截面，其面貌则大体如顾颉刚所言：迥异甚至互相冲突的历史时间，在权力作用下互相挤压、扭曲。想到这些，多少让人有些哀伤。又或许，这种哀伤是多余的，因为在很多游客的眼中，这一切不过是前人留给后人消费的一个景点罢了，景点背后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后人发无谓之愁。不过，正如史学家所说的，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理论改变，那么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也就是说，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变了。而对历史的认识，是对世界认识的重要方面，如果生活中浸满了失调的历史，那谁又能担保不出“后人而复哀后人”之叹呢，毕竟，这关系到我们走向未来的定力。

历史横截面里的南京

文·胡一峰

科林碎语

4月11日是王小波先生的忌日。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王小波作品时的感受，那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那是花城出版社的版本，名之为《时代三部曲》。后来又读了中青社那套书，然后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王小波全集》也买来，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过两遍，可惜那个版本错误颇多，连版式都有硬伤，装帧也很不讲究，看得人很是气闷。王小波作品版本极多，装帧风格也多种多样，书店里都可以专门设立一个王小波专区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独家授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读者群体从年龄到阅读趣味的分布一直都很广泛。这些是王小波生前未必能料到的。他在世时曾说，自己的作品每本能有一两万册的销量就很不错了。在十几亿人里，希望自己有一两万个真正的读者，这其实并非王小波妄自菲薄。直到现在，他去世近二十年后，虽然号称王小波“门下走狗”者甚多，但我认为这句话依然是他对自己作品最清醒的认知。每次想到这个话题，我都会想起一些古今中外其他的作家和作品，以及一些数字。这些看似风马牛的数字，放在一起比较，有一种有趣的呼应。先说南宋大诗人陆游。我喜爱宋诗胜过唐诗，喜欢陆游的诗胜过李白的诗。陆放翁有一首很可爱的诗，是这样写的：闻道梅花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说句玩笑话，我现在读起这首诗，眼前会顿时浮现出一个粉丝过千万的网红形象。陆



朱少华绘

王小波与堂·吉珂德

文·莫日白

游先生喜爱梅花，如果有梅花一样的知音，他一定会觉得越多越好，最好每一个都能跟他互粉。第二个要说的当代诗人，忌日比王小波早半个多月的海子。说起海子的诗，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我真不觉得这是海子最好的诗，也并不觉得这首诗有多大意思，至少不比冯唐的“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更有意思。但这样的诗确实更容易变成语录体，更容易被转发和点赞。就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李白的诗作里更容易妇孺皆知一样。相比之下，王小波的“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差倒挂下来”就显得知言寥寥了。我要说的是海子的另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首诗比陆游的《梅花绝句》意境更加丰富。海子离世后，每年到了忌日，他也会在很多人心里复活，说成是“一树梅前一海子”也并不夸张。在王小波的忌日这天，除了两位中国诗人，我还会想起一个名满天下的西方诗人。他的剧作比诗歌更为家喻户晓，他的名字是莎士比亚。人们爱说“有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陆游、一千个海子、一千个王小波一样。这就是知名作家，以及畅销书作家的基本待遇，无人可以摆脱。在王小波的忌日这天，除了两位中国诗人，我还会想起一个名满天下的西方诗人。他的剧作比诗歌更为家喻户晓，他的名字是莎士比亚。人们爱说“有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陆游、一千个海子、一千个王小波一样。这就是知名作家，以及畅销书作家的基本待遇，无人可以摆脱。在王小波的忌日这天，除了两位中国诗人，我还会想起一个名满天下的西方诗人。他的剧作比诗歌更为家喻户晓，他的名字是莎士比亚。人们爱说“有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陆游、一千个海子、一千个王小波一样。这就是知名作家，以及畅销书作家的基本待遇，无人可以摆脱。

人。孙悟空虽然行为叛逆、狂放不羁，敢于大闹天宫，但他和他所反对和抗拒的人，至少是在同一个认知维度的。但堂·吉珂德不是，他不属于他所在的世界，他是一个荒谬的存在，与这个世界无法沟通交流，他是一个完全孤独的孤独者。唯一的那个跟随者，与他之间的关系，也只是建立在某种误解之上的。十一岁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小说的巨大魅力，就是因为堂·吉珂德带给我的这种荒谬感。几年后，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我再一次感受到这种荒谬，再一次感受到小说的巨大魅力。我在三十来岁时，有机会编辑出版王小波的文集，因此仔细阅读了他的作品。这时候的感受，已与十几二十岁时很不一样。在这期间，我也重读过几遍《堂·吉珂德》，对这部小说的感受也一直在加深。我在年少时，以为堂·吉珂德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荒唐的失败者。那会儿我也是《西游记》的忠实读者。我更喜欢孙悟空，他是一个挑战者，他是一个冒险家，他战胜了一切障碍，不惧任何妖魔鬼怪。堂·吉珂德呢？他是个奇怪的、孱弱的疯子，几乎不可能突破任何障碍，任何阻碍都能让他变得滑稽可笑、一无是处。我第一次读到他冲向风车，和风车干架的描述时，感到不可思议之余，甚至会有一种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想法。我想着：他是不是近视了？也许他戴上眼镜就会好一些吧？后来我才意识到，《堂·吉珂德》的伟大不亚于《西游记》，在一些方面甚至比《西游记》更让我着迷。和孙悟空的小说角色相比，我更喜欢堂·吉珂德，甚至会羡慕他的异想天开，羡慕他的疯狂而不自知，羡慕他孤独地在人的丛林里漫游。第二次读到《堂·吉珂德》，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距离我第一次读已经是三年后了。我买到了全本，是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陈建凯翻译的。那本书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呢，已经快要散架了。这一次阅读让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堂·吉珂德先生临终前“觉醒”了，他烧掉了所有武侠小说，恢复了正常人的心智。他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在这一点上，他跟孙悟空一样。尽管有些失望，后来我也在继续重读《堂·吉珂德》，并且接受了那样的结尾。王小波先生去世快二十年了。在我看来，他是那个还在路上的堂·吉珂德，而不是后来幡然悔悟，临死前要烧掉自己所有幻想，不想再当骑士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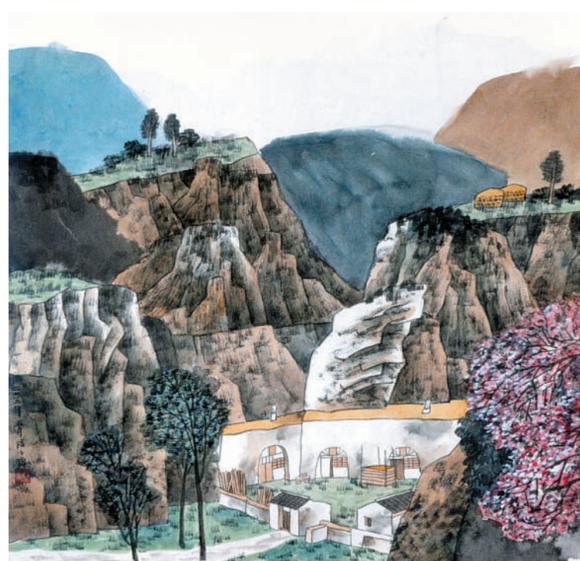
影像空间

生如蚁而美如神

文·张德强

这是顾城的话。顾城说过很多聪明的话，看似自大，其实是艺术家很诚实的心声。生如蚁，是讲我们的存在本身，原本没有什么。尤其是非凡的芸芸众生，更是如此。他话里的“神”，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更像是古希腊的神，除了比人强大，照样有诸多的痛苦和烦恼，不时面临命运的选择和折磨。然而，这些神总是努力去实践自己的自由意志，纵使仅仅为了欲望和荣誉，纵使知道必然失败，那结果呢，有时真的是毁灭性的。所以古希腊有悲剧，真正的悲剧。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慢慢撕碎给你看。所以悲剧往往引起怜悯。那种撕碎，包含着盲目、冲动，却不乏发自内心的主体意识。身为蝼蚁，是众生的命运，而为神，你是做不到的。金钱、名誉、众人的环绕，都无法让你成神。顾城的意思是，如希腊诸神般严肃地生活，跟随心灵，有时甚至“拒绝上进”。时代规定好的“上进”。讲完杜十娘，总是问学生，她可以不去死吗？当然可以！但那么做，她永远是个被践踏被欺辱的女人。那好吧，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做一场人生最后的演出，来个鱼死网破。最欣赏旧中国两句话，“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是叫你们时刻准备着什么，而是要让人生处在一种不甘沉沦的状态里。松解了就想起顾城这句话，琢磨一下——我可以卑微，可以无

用，但也可以战斗。我画出的画难看，我写出的东西不堪卒读，我做的文案让人看不下去，我无能无用，但我战斗了，我没有低头。一直咬着牙，即使到失败那天，即使死亡不期而至，那星光闪烁的片刻，会松口气并且觉得有点骄傲。所以，冯唐改的这句“不为蝼蚁不为神”，才耐人寻味。这两句话，一句原装，一句修改。后者看似是聪明的处事之道，却道出了他和顾城精神世界的差异。顾城代表了1980年代那闪烁片刻即消失的时代精神：心灵的漂泊，自由地放弃，关怀从自身及于世界（是的，顾城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中心论者）。我们的时代，大家即使没读过，也很容易接受冯唐的想法。面对现实无情的碾压，接受现实，甘于平庸，或客气点说——甘于平淡。不再挣扎于任何对世界“无用”的思考和抉择。在美学上，则更愿意“从容的甜蜜”、“淡淡的忧伤”、“节制地生活”，对一切盲目的冲动和“不理想”都嗤之以鼻。我们生活在一个宽阔而多元的世界里，脚下的土地却日益狭窄。那些平凡而卑微的人啊，请膨胀吧膨胀吧，无视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脚踩在真实的土地上，心徜徉于浩瀚的大空，请尽可能地膨胀着前行，请不要回望冰冷美丽却与你无关的冷酷仙境。请相信，阿波罗会为你护航，密涅瓦女神也爱着你，一如她爱着最后走到世界尽头的顾城。



“山水清音——李小小、庄小雷中国画作品展”日前在国家大剧院开幕，展览展出了两位国画名家的近百幅作品。展览将持续至5月7日。

山乡春早(中国画)

庄小雷